

“快乐”是一个无须解说的词,与黄金白银珍珠玛瑙一样,是踏踏实实好东西。世界上歌词最简单、旋律最简单、却最拥有广泛唱众与听众的一首歌曲,无疑是《生日快乐》。圣诞快乐以后是元旦快乐!转眼又是春节快乐!再中秋节快乐!永远快乐!

可是,我们真的快乐吗?

我们能够确定自己没有被快乐吗?

千真万确地,我们有那么一刻内心深处陡卷温暖春潮?忽喷火树银花?我们确定有那么一刻,能够清晰无比地感知自己被爱着同时也爱着,因此我们的笑颜一展沉鱼落雁?

昨天本来是我一友人非常快乐的日子,两年来她朝思暮想的宝马终于到手。亲自驾车前来,要香车宝马请我去吃饭。她清早就从武昌出发,两个半小时还没有到我家。塞车了!我劝慰:塞车好!正好大街上缓缓展示!信息来信息去,我尽力维护着朋友的快乐,结果快乐还是不幸夭折:宝马与一辆出租车擦了,崭新车门两道深痕!朋友在电话中哭了:“我操!”一个文静女人被逼得大暴粗口,只因在二桥上吹着寒风,与的士司机跳脚大吵呢。

前些时,德国国家电视二台的《今日报道》栏目专门介绍了蔡美尔的新书《虎妈的战歌》,出人意料地对德国崇尚个性、相对宽松自由的教育理念提出了质疑,认为德国出于二战的原因,数十年来不敢再提精英教育,结果在国际竞争中每况愈下;并试图找出中国的崛起和这样强制压迫的教育方式

之间的联系,最后甚至发出了东方理念会不会压倒西方教育理念的疑问。

这一报道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几天之后,这本书(德文版译为《成功之母》)在德国上市,我立刻去买了来看,读罢不由吃惊与不解。吃惊的是这位在美国生长大的菲律宾华裔竟然比一般的中国人还要“中国”;不解的是,这本书不仅和西方教育理念大相径庭,就是现代中国也不再推崇一味打压个性的强制手段,却能够在西方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我想,这和蔡美尔的身份有关。毕竟,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得出了“如果西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改,西方世界就注定会走下坡路”的结论。

至于这个结论站不站得住脚,好像还有待讨论。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只是在教育方式上,中西方的父母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中国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材”,认为成才是有出息的表现。因此,中国父母格外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刻意培养孩子的专业技能,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

西方的父母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孩子“成人”,给孩子个性发展的空间,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方面不只看重分数,而是着重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创造力和质疑的能力。西方的家长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的缺憾,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成为一个自信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人,那么,就算他没成为大学教授,也不会被认为“没出息”。

这两种教育理念各有利弊。

中国式的“完人”教育使许多孩子感到的是不可担负的压力和无奈;西方过于平等的教育方式也使很多青少年感到无所适从,在现今这个充满着各种诱惑的社会里,给未成年孩子过多的自由无疑是危险的。

其实中国的父母已经认识到了应试教育的片面和强迫孩子学习的弊端,如果不是竞争那么激烈,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为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西方的父母现在也慢慢地发现了,孩子还是需要榜样的,孩子能“成人”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还能“成材”,岂不是更好?所以,适当的努力还是必要的。

如果中西方的父母能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把这两种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这条中西结合的“中间路线”会对中国和西方的孩子都有切实的好处。

快乐什么意思

池 莉

一点不奇怪,物质带来的炫耀性快乐,注定与物质同样速朽。就算今天我们顺利庆贺了,难保以后朋友发现了宝马的缺点又想换车。当第一部手机带给我们奇妙惊喜之后,再就剩下轻率的更新换代了。地球是圆的,物质世界也就是圆的,没有什么顶级奢华可以给你带来顶级尊享,当你在巴黎穿上一流手工缝制的华服,大街上已经开始流行有破洞的裤子。《圣经》上为什么说“饥饿的人有福了”?那是因为只有饥饿才能够获得饱食的快乐。而一旦饱食终日,人就开始了吃什么都不香。由于物质飞快的新陈代谢和时尚文化的莫测起伏,依附物质的快乐不仅短命,而且表浅;实质上你没有快乐,你只是被快乐了。酒店处处都是饭局,大家杯觥交错,谈笑风生,可是宴罢归去,你已是冷脸一张。谁都知道宴无好宴,不是你在应酬他人就是他在应酬你,这就是社会,为了社会需要,大家必须互相应酬。实质上你没有快乐,你只是装了快乐。因此说到底:快

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赞成一种科学观点:人类天生是悲观的。哭与笑同样都可以打开肺泡,为什么人类一出娘胎就嚎啕大哭?因为青草不断生长,孩子必须死去。何其悲凉!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追求快乐,应是天经地义。“知足常乐”被大众奉为快乐宝典。但“知”的修养实在过于高端,是《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对大众来说,何谓足?有了温饱叫足?还是有了鱼肉叫足?是神农富康足?还是奔驰宝马足?对于当今现实,“知足常乐”已经没有实用性,常常是暴发户骄傲的自谦,失意者辛酸的揶揄,清贫者无奈的自嘲。说得透彻的还是常识,比如: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喜”字了得!喜,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真实的深度的快乐,必在精神。当年我与友人骑自行车绕东湖狂奔,沿途寻花问柳,小花小草都戴发间,快乐!今天友人驾驶宝马了,我依旧爱骑自行车,快乐!我日常家中写作一杯清茶远离各种饭局,快乐!我偶尔也吃大餐,必定要与挚友,开怀畅饮陶然熏染,快乐!顺天施化,识物始终,自知性命,就会快乐。在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之下,依从自己个性,自个儿遂自个人心愿,懂得不被快乐,懂得不装快乐,那就是快乐。



成材与成人

(德) 林中洋

去年开春,广东画家澄子来合肥探亲,送我一本《瓷器里的夏日·光阴的故事》,表面上看,它由文字、图、画组成,实则整本书,可视为一部画集,一本有关“乡愁”的画集。



回去的路上,其中一

去年开春,广东画家澄子来合肥探亲,送我一本《瓷器里的夏日·光阴的故事》,表面上看,它由文字、图、画组成,实则整本书,可视为一部画集,一本有关“乡愁”的画集。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读

好看,都会说它图

文并茂,而澄子的

文字与画,不仅相辅相成,而且能够相互转换,相互融会。不像某些画家写散文,文画脱节,或文不够画

来凑,往往徒乱人意。无庸

讳言,有些笔墨,华丽过大,反成了俗物;有些笔墨,朴实无华,作者顺手牵来,信笔布置,居然

成了妙笔。用绘画的语言

来表达,那便是看似淡彩,

反成重笔——文章也好,

绘画也罢,文墨,常常也是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以平常笔墨,写平常器物,细披则深有情趣,这就是用笔朴素的妙处,当奢侈成为风气,简朴便愈显其可贵了。

作为人类最朴素的情

感之一,乡愁,成为一种血

脉,代代相传。表述这种感

情,余光中借助煽情,来调

动读者的情绪,董桥则是

独自低徊留恋,满纸烟云,

宛如梦中现梦。他留恋什

么呢?“精致文化传统”

无疑是游子们的思乡神话,值得

人们去寻寻觅觅。而没有“背井离乡”

之痛的澄子,她的乡愁对

象是器物,或者说,器物是

她内心深处难平之意的载

体。我们知道,文字与音

乐,都长于抒发人类的缠

绵悱之情,可是图像呢?图像如何描绘情感?如何面对人类最朴素最原始的情感——乡愁?

无论作为作家,作为

画家,澄子不同寻常之处

在于:意在笔先,笔服从于

意。那么,什么是澄

子的“意”?那便是“带

着记忆往前走”。何谓带着记忆往前走?这须要先

透视一下“乡愁”的本质。

窃以为,乡愁的重心不是

“愁”,乡愁之“愁”,是身在

物质世界翻滚,心在荒村

听雨的一种生活状态,它

完全不是“风移人往,境过

情留”那么简单,乡愁的落

脚点,不仅仅是对往事与

旧物的珍惜与向往,更重要的是以古补今,在乡愁

的浸润之下,我们不为托

底而逐风,不屑趋新而赶

潮,而是带着记忆往前走。

澄子既然为“乡愁”把脉,

切中其要害,那么曲尽“乡

愁”之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旧的器物那么多,一一罗列,通常会失之琐碎,流于平淡,然而,彩碟、泥塑、瓷壶、梳妆盒、青花盖罐、风筝、漆盘、葫芦、铜镜、香包、烟灰缸、十字绣、木偶、藏书票、布老虎……一旦到了澄子的笔下,不仅有了来龙去脉,而且有了悲欢离合。夏天,成了静态里的夏天,叫人怀想;瓷盘,成了见证酸甜苦辣的

瓷盘,向读者诉说前世今生;罐子,成了亲切的罐子,让人的思绪,飘落到往年的气氛里;藏书票,一摊开,快乐密码就会自动释放;贝壳项链,成了贮存涛声的贝壳项链,只要触摸于指,便能闪现童年捡贝的画面……可以说,澄子的文笔与画笔,以古香古色为底子,营造出来的,却是活色生香的灵动与波俏。

澄子用平常笔墨,简朴语言,把人生旅途中的河东河西,生活海洋里的起伏跌宕,投射到器物里,浓缩到乡愁中。她的笔下,没有名山大川,不朽盛事,也许不能长使英雄泪满巾,然而她涉猎博杂,兴趣广泛,见地独到,姿态横生,她笔下的乡愁,可以心会之,以神通之,能让我这样的寻常百姓,在满足精神和感情的滋润之后,向她投去真诚的敬慕。

澄子用平常笔墨,简朴语言,把人生旅途中的河东河西,生活海洋里的起伏跌宕,投射到器物里,浓缩到乡愁中。她的笔下,没有名山大川,不朽盛事,也许不能长使英雄泪满巾,然而她涉猎博杂,兴趣广泛,见地独到,姿态横生,她笔下的乡愁,可以心会之,以神通之,能让我这样的寻常百姓,在满足精神和感情的滋润之后,向她投去真诚的敬慕。

京剧梅派传人肖迪的舞蹈

薛 涛

春天的舞鞋



春天的舞鞋一出现在地平线,大地的心便开始颤抖了。舞鞋从地毯的边缘铺衍,一直铺衍到地毯的边缘,轻微的拂过都能触动冰冷的大地。

地毯其实是一片大平原,舞鞋从南面漫过来,寒流向北退却,它们无法可逃,甚至钻进冰河的缝隙。很快连冰河也融化了,无法容留冬天的旧臣。舞鞋越过冰河,漫过整个平原。

转身、回环、舒展……春天的舞

蹈掀起温柔的巨浪。

沉默的鸟儿开始歌唱。整个冬天

它都立在树梢上,逆来的风把它们身上的羽

毛掀起来。它只须掉过头去就能暖和一些,可是它执迷地保持了逆风的方向。

它记得去年的春风就是从这边吹来,它要守着这个方向。现在,它等来了。于是她大声歌唱,歌唱自己的正确。

大镜子是一片湖泊,冰河融化的时候,湖泊得到满足。它在遥远的一端接受河流的滋养。它现在越来越博大。大平原上的,它都收下。它已经能容得下整个春天的景象。

草芽还在地下积攒力气。舞鞋漫过,僵土疏软,那正是它们突围的地方。它们甚至听见百鸟的合唱。现在只须高举双手一推就能露出头去了。它们没有轻举妄动,有一个最好的时机——明天早上阳光最好的时候一起推翻身上的僵土。

所有的一切都将加入春天的舞蹈。地毯加入,鸟儿加入,大镜子也加入。

等到明天早上草芽也加入,整条地毯全绿了,春天才彻底到站。



怀想岁月 (中国画) 澄子

“愁”之妙,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旧的器物那么多,一一罗列,通常会失之琐碎,流于平淡,然而,彩碟、泥塑、瓷壶、梳妆盒、青花盖罐、风筝、漆盘、葫芦、铜镜、香包、烟灰缸、十字绣、木偶、藏书票、布老虎……一旦到了澄子的笔下,不仅有了来龙去脉,而且有了悲欢离合。夏天,成了静态里的夏天,叫人怀想;瓷盘,成了见证酸甜苦辣的

瓷盘,向读者诉说前世今生;罐子,成了亲切的罐子,让人的思绪,飘落到往年的气氛里;藏书票,一摊开,快乐密码就会自动释放;贝壳项链,成了贮存涛声的贝壳项链,只要触摸于指,便能闪现童年捡贝的画面……可以说,澄子的文笔与画笔,以古香古色为底子,营造出来的,却是活色生香的灵动与波俏。

十日谈

明起请看
一组《当年在乡村》。
我种过的树

